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二十九回 汴河橋無心遇舊 法華庵有女傷春

彩雲開處見仙人，莫把仙人便認真。
手中扇影非為扇，足下塵生不是塵。
如肯參禪乾屎橛，須知糞溺有香津。

卻說那第一回上說的潘金蓮春梅舊情不斷，一靈真性，一個托生黎指揮家，改名金桂，一個托生孔千戶家，改名梅玉。陰淫一氣，依舊化成女身，偏又生在一搭鄰舍之家。當初在京武職官兒們，做了乾親家，不上五六歲，俱已定了親。金桂許了劉指揮之子，梅玉許了王千戶之子。後來徽宗靖康年間，金兵搶進關來，童貫上了一本，把京官武職官兒，都調在邊關上把守，做了營頭。一時間各攜家眷，領兵起身，各守泛地去了。黎指揮是山西居庸關參將，孔千戶是真正游擊府。原是京營官兒，每日宴會飲酒，婦女們鄰牆同住，好不親熱。一時各上任分路，兩個女兒如親姊妹一般，臨去時哭的當不得人。只說是女兒們常事，那知道他前世的情根，又來還今世的業債。話不絮煩。

過了靖康六年，金人乾離不兵到汴梁河上紮營。那時宋朝兵馬，無一人敢出來遮擋。休說兩個世襲武職官兒，那個是拿起弓箭來的，平日裡擊鷹走馬，飲酒宿娼，件件都會。及到金兵進了居庸關，黎指揮奉著延安府經略種道的令箭，管西路紮營，不消金朝大軍進來，只前哨就殺了個乾淨。眾軍望風而走，黎指揮自刎而亡。不消說河北一帶，自北京直到天雄，如風捲殘雲一樣。那孔游擊守真定府，只有守城老弱兵馬，不上一千，先一次到城下就降了。不料金兵受幣講了和退去，半年被種經略查失去城池，把守城的降官，都正了軍法，一概斬首。他兩個武官，人亡家破，流落在本管地方。寡婦孤女，一貧如洗，或是積麻紡線，貧不聊生。原指望平定了，僱輛車回汴梁，來找尋舊日家業，誰料金人得了中原，宋高宗南渡，一亂就是八九年了。女兒漸漸長成了，又不知那公婆女婿存亡下落。就是孔黎兩乾親家，隔了河北山西，數年間那得個信息。兩家在外，窮苦無依，如飄蓬落葉，不消細講。

到了建炎二年，宗澤守汴京，立下營寨，拜曲端為大將，收了王善百萬人馬，招撫逃民，開屯復業。這些在外窮民，盡回東京，如水相似。卻說黎指揮娘子，因丈夫不在了，嫁了一個將官，叫李守備，是汴梁人，年紀七十歲了因有個十二歲兒子，才喪了妻，沒人看管，聽的說黎指揮娘子是汴梁人，要娶他續。黎家娘子才四十三歲，也愁外鄉難住，揀擇不的年紀，沒奈何就接了首帕，因胡亂成了夫婦。這金桂姐年已十四歲了，生的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。原是京城打扮，又纏的山西大同的小腳兒，真是風流絕代。因家貧沒甚麼妝扮，天然素雅：

面皮兒不紅不白，身端兒不肥不瘦。紅馥馥的朱唇，香生春色；碧澄澄的眼睛，光轉秋波。動人處天香國色，只堪雅淡梳妝。照影時月魄冰心，不厭尋常包裹。盤頭水作油，浮水游魚沉。不見對面花為鏡，採花蝴蝶見還疑。

這李守備聞的宗元帥招撫逃民，趁此機會，就僱了二輛鬼頭車兒，載著這十二歲的兒子，和這隨娘改嫁的女兒金桂姐，一路回汴梁來，說不盡風餐水宿。到了自己住的剪子巷，找尋他的子姪，不知搬在那裡去了。一所舊房，被官改成造盔甲廠，哪裡還有家哩。沒奈何賃了三間房，在花園營裡，臨著汴河。使人家李小乙開個冷燒酒店兒，李守備在門首坐著上帳。黎金桂自和母親在屋裡做些針黹，替人縫襪縫鞋，得些錢來度日。

李守備這個兒子，年已十二，甚是癡呆，吃飯穿衣，不知東西南北，屙屎溺尿，也要人領他去，順口叫他做憨哥。黎家母子好不嘔氣，這裡按下不提。

卻說這汴梁自宗澤安下營寨，整練軍馬，不消半年，兵馬錢糧，件件俱足，城池寨堡，整舊如新。把金人連敗了三陣，拔營而去，不敢近河北來。宗澤連連上本，要定日過河，與金兵決戰，恢復失去城池，以報二帝之仇。不料朝裡汪黃二相，力勸高宗，要與金人講和，怕宗澤過河惹動刀兵，再開了江南邊釁。屢疏不聽，收的王善人馬，請旨封賞，俱不準行，把士氣大沮。宗澤憤氣，生出背疽，一月而亡，臨死大叫「過河」三聲，其氣方絕。因此人心解體，幸得東京大將曲端，鎮守了幾年，人民歸業，略有太平光景。這汴梁是繁華之地，士女極是奢侈，好遊春看景。雖經大亂，那風俗到底不改。遇著佳節，都要出城外汴河之上，一般走馬射箭，品竹彈箏，打彈拋球，擊鷹架犬，弄百般雜戲兒頑耍。那一時是建炎三年二月清明佳節，但見：

重重煙霧，淡淡風光。輕寒輕暖，佳人初試薄羅裳；乍雨乍晴，蕩子共游芳草地。緣楊外、秋暹對對，紅妝雙鳳；杏林邊、獵騎紛紛，錦襖亂飛鷹。彈棋蹴，五陵豪俠；藏鉤撥阮調箏，百斗狹斜博醉。柳外青樓皆繫馬，車中紅袖不垂簾。

那黎金桂年已十六歲，不消說容顏嬌嫩，又且絕世聰明。看著那陽和天氣，柳葉兒半青半黃，杏花兒半開半落，汴河上遊人婦女，俱是香車寶馬，巧樣的釵梳、異樣的綾羅、滾滾香塵如雲霞相似。自己卻穿著粗布衣服，清水梳頭，油也不見一點。慊慊春氣，又沉又暈，想到鄰家去打打鞦韆，又沒件衣服，怎樣去得？又想到從小的公婆女婿不見個音信，倚窗默默無言，不覺掉下淚來。正是對景傷情，有〔浣溪紗〕詞為證：

燕蹴新泥墮畫梁，海棠紅豔羅裳。日斜心事暗思量：柳線春眠無限恨，桃紅春暖不成妝，難將心事寫紗窗。

不消說金桂姐年少懷春，是女兒家本等。卻說他母親從著黎指揮時，在京城和這一搭女客們，當會遊春，何等風流富貴，耍笑風騷。夫婦二人原來一對京城裡在行的妙人兒。一時沒奈何，嫁了個老守備，吃的是粗茶淡飯，到晚上上的床來，這老官兒倒下頭一個鼾睡，直睡到天明，再叫不醒的。就是一月間勉強來奉承兩遭，一似那殺敗的殘兵，望著城門先拋槍甲。弄了半日，還是根折槍桿，通是進不去的。才用手撫得有些氣兒，又滾出來了，改不了他的本色。

這黎指揮娘子今年四十五歲，是經過大風大雨的。守了一年活寡，見這些春色，想起富貴時節在岳廟林下多少妯娌、姊妹頑耍，今日到了這個盡頭日子。看見女兒落下淚來，一面勸道：「我兒，你有了這般人才，怕沒有好對兒，因甚悽惶？」說著不覺也掉下淚來，娘女兩個正自悲切不提。卻說鄰家一女，也有十五六歲。他父親是吳銀匠，亂後起家，開個小典鋪，常過來與金桂說話兒。今上的牆來，探著半載身子道：「姐姐，你不出去河上要耍？聞得今日清明河上柳林裡有三個會：一個是走黃河九曲的會，紮下了九層門，隨人進去，再走不出來；一個是團鞦韆的會，只用一個車輪兒，這些婦女板著短繩，用個滑車，團團轉將起來，飛也似和花蛾的一般，打的好不愛人。到了半天裡，膽小的還有嚇出尿來的；又有一個香孩兒會，旗竹架，紮在半天裡，把大家好像孩兒扮做八仙過海，童子拜觀音，蟾宮折桂，唐明皇游月宮各樣的故事，擺十數里路。這時節誰肯家裡坐著！我母親著我來問李奶奶，一搭兒去走走，一路也好回來。」說著話，金桂姐揩揩眼淚道：「就是去，我娘們也沒有衣裳穿哩，那裡借去？」那女兒道：「俺今日要請兩個姨妹子，他送了衣服來，因犯了心疼病不來了，現放著衣裳兩三套，店裡當的簪子珠冠兒環兒，都帶不了，你肯同去，我就送過來。」桂姐點了點頭。那女兒牆上下去，過不多會，只見又上牆來，送過一個包袱。打開一看，包著四套衣裳；又是一個匣子，盛的釵環翠花。桂姐母女看了，不覺笑上臉來，便道：「為沒衣裳，不得出去踏青，哭的眼也紅了，怎麼天假其便，就有姑娘來請你陪他去走走。」說不及話，吳銀匠媳婦也過來道：「李奶奶，你也太煞拘緊姑娘了。這樣令節，誰家不出去？女兒家只管死坐著，憂煎出病來。」看著金桂道：「這樣一表人材，出去著人家看看，也好來提親。常言「有珠不露，誰知是寶」。你老人家也還是半老佳人。咱在這河岸上走走就回來，也是一年一個清明。這樣大亂年景，知道要上幾遭？說畢李守備進來說道：

「你娘兒們走走去，大家早回來，我在家裡看門罷。」也只為不得已，借著游耍，要安他久曠的心。老人娶了少婦，多得如此的陪罪。說畢李奶奶替女兒梳了頭，插上珠翠，把衣服件件穿的可體，一似照樣兒裁的一般。李奶奶也穿上一套紫羅衫兒，襯著這玉色衫，淡淡的戴上兩枝翠花，看來不上四十歲的，且是面嫩。和吳銀匠媳婦，領著兩個女兒出門上橋來。過河一帶，酒館歌樓，都是些翠袖紅裙，在花街柳陌，或是倚門買笑，和郎君攜手，或是在樓頭彈箏，與蕩子偃肩，好熱鬧的緊。

金桂久靜思動，從不出門，見這些男女混雜，彈箏奏曲的，心上不覺跳起來。過了大河，上的岸來，一座大林子裡，杏花開的一片紛紅，柳陰之下，都是氈細毯。有就地上芳草擺設下矮桌香爐的，有就柳下亭台，鋪下鸚鵡牙筋的。處處都有貴人在旁笑成一片。這金桂姐斜著眼偷看，不覺心裡又跳起來。走過林子，入了大寺，遊人更多，那些年少的浪子，白面郎君，和那遊山的少婦，拾翠的嬌娘，挨肩擦背，彼此顧盼。又有光頭的沙彌，涎眼的賊禿，見了婦人入寺來，恨不得有百十個眼睛，穿透那酥胸玉乳。口裡念佛，卻心藏著風月。

這桂姐從不見這等光景，應接不暇，不覺心又大跳起來。先是又羞又愛，後來又喜又愧，不覺心裡跳得肉也麻了，其實按納不下。就是黃花女兒，到了這個男女混雜，還要想到那個滋味處。何況金桂的前身，是那透鑽過骨髓，刻畫就風騷一個潘金蓮。他一靈不昧，怎麼不現出本相來？走了幾處，又有那些走馬的，唱戲的，打鞦韆的，走黃河的。天色過午，只得路旁坐在一座亭子上，走的香汗津津，花心吸吸。見了一輛小車，搭著席棚，載著一個婦人，約有四十多年紀；又一個女兒，有十分姿色。車夫也來林子裡歇涼，買了兩個燒餅，兩碗粉湯兒，送到車上去給這婦女吃。這吳銀匠媳婦也有些話長，問道：「車夫，是那裡的？」車夫道：「來的遠著哩。從真定府直走到汴梁，有半個月了。」說畢，見車上婦人探出頭來，看了一回，又看著李奶奶道：「你不黎孀子麼？怎麼的在這裡？」李奶奶一看，才認的是孔千戶娘子：「我的十年前乾親家，在這路上相遇，不是你看見我，就當面也不認的了。」婦人連忙下車來，扶著女兒梅玉出來，拜見與奶奶母子二人。原來梅玉、金桂六歲上分別，今日十年相會，兩不相認，彼此拜了。想起前因，不覺俱流下淚來。正是：

十年曾是同林燕，此日相逢故國花。
再返舊巢難識面，初移新燕尚無家；
帆隨春草迷江上，雲送孤鴻過海涯。
翠袖天寒倚修竹，不堪閨怨寄琵琶。

一起婦女六人，坐在林下，前後說了一遍。細問這孔千戶娘子，才知道死了丈夫，也是個寡婦。如今沒了親人，還不知道當初的房兒在不在。李奶奶道：「如今咱的營裡圈占了，一個熟人親戚也沒有。你娘兒們且到我家宿了。我如今嫁了個李守備，到是個老實人。明日尋了房安下，咱姊妹們一處做伴，他姊妹兩個也好做些針線。」說著話，天色漸晚，把空車子隨後推著，一群婦女回汴河橋來。這李奶奶又在僻淨處與孔千戶娘子商議：「咱如今認做兩姨姊妹，我好留你住兩日，李守備不疑心，除非這般才得長遠。」那孔千戶娘子原是京城生長的，一路上人，點了點頭兒，起身走上路來。到了家門首，吳銀匠家娘們拜了兩拜，家去了。

李守備見金桂姐們領著兩個婦女進門，問道來歷。李奶奶說是兩姨姊妹，今日從真定府回來，留下住兩日，好尋他的房子。李守備看見一個半老佳人，又領著個絕色女兒，又沒個男人，連忙讓進屋裡去，也就動了個不安本分的心腸，借色圖財的惡念。想了一想，如今金兵亂後，料他沒有親人，我又添上一個女兒，少也得幾十兩銀子財禮。喜喜歡歡，去買了些小菜下飯，讓他母女坐下，大家飲酒吃飯。久別相逢，歡喜非常。車夫將他娘們的被囊皮箱搬下來，找完了車價去了。金桂姐把衣服首飾，送還吳銀匠家不提。

原來李守備住的兩進房子，一間門面賣酒，後三間中間供著佛像。他兩口兒住了東間，桂姐住了西間，沒有閒房安歇。如今只得自己在中間，支起兩根橙子來自睡，把那臥房讓與孔千戶娘子和渾家宿歇，兩個女兒同去西邊屋裡住了。這一夜李守備也吃了幾杯燒酒，不合動了些邪火。睡到半夜裡，那陽物有些生氣，只推起來淨手，悄悄的摸進房來。用手一摸，見兩個婦人睡在兩頭，把渾家摸了一把醒來，推下床坐馬子去了。守備扒上床來，見孔千戶娘子皮滑如脂，只推睡著，可霎作怪，竟然如願以償。可惜老陽不剛，深覺有愧，只得下床自睡去了。想了一夜，怎肯教他母女別尋房住。恰好牆西有個尼姑庵，叫他母女暫借他房，住了幾日，再作理會，一夜歡喜不盡。那知道京城娘子家，慣這個買賣。原是他渾家定的計策，打發這老兒上路，再作別計。正是老陰遇老陽，瓦罐不離井上破；魔母逢妖女，熟油同向鼎中熬。